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筆 筆架 紙 墨

禮樂部 禮 儀 禮 樂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志氣 剛正 圓曲 清廉

貪濁 恬淡 豪傑 刺客

事文別集

切3  
164160  
533



164  
3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禮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虞憲 子和 刊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產硯  
水滸附

古言吳語硯也既及便和漢也 硯名弘農南郡 硯石有光澤  
歷中家居歐南越自吳人也 硯及古國之心坦然無瑕不在  
然其色之瑤潔非自其長其有也 王在硯其人者其在  
知日所出處 又書作石左 硯 硯石即硯

利  
268  
3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房四友部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羣書要語 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 弘農陶泓 韓毛穎傳 石

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

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

知白同出處。文嵩作石虛中傳 薛稷封硯為石鄉侯 龍鬚志

古瓦硯 觚稜金爵 競託石甍 玉女胡人爭來睥睨 又云昔之藏

歌蓋舞庇日于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吳融古瓦硯賦

**詩句**硯寒金井水杜紫潭出玄雲紫雲鑿我潭上星坡王德金聲寓

於石坡文章忠義老研磨坡硯中旗影龍蛇動夏文莊片墨磨

穿三寸石唐詩贈君洮州綠石令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山公

贈張文潛水滴官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駿乘

墻涵着筆硯見著書門

欲焚筆硯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見祖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磨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任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檐水

緋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筆談

不特一硯見清廉門

硯以不洗

呂正獻公著燕居疑塵蒲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家塾記

銅雀古瓦係瓦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硯譜

得王蟾蜍係水滴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或云表蓋得王蟾蜍一枚腹空容五

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硯譜

蘇易簡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然乃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猶建安產茶比北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優劣差殊然岩

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睛在  
 內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泪眼形體畧  
 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泪眼泪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鄭熊云端溪有谷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  
 過三四指一兩吋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  
 之歐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  
 訛為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眼為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  
 為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唐彦猷  
 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又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  
 者乃以為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惟上巖有  
 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

尤為希有或布刻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為價  
 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眼尤  
 可尚以不為墨漬常可觀也或云取石於中牢故老云無之  
 又云石有金線為美正其病也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有鉞  
 者尤發墨歛石多鉞唯膩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永叔云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子少時得金坑礦石堅  
 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龍尾在端溪上而  
 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 井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  
 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

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而勿為彼也銘曰

鼎硯銘

蘇子瞻

鼎有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賜蟲墮昇喪歎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僭裂東南地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聲如幻詭

龍尾月右硯銘

蘇子瞻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果日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帝歎忽玄雲之霍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蹟於簡冊照千古兮如在耿茲月之不足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王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篝天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泣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

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珠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巢  
緻而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珠  
然其產不富或以黧黹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  
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頽之賊涵清泉闕重合聲如銅色如鐵  
性滑堅善凝墨弃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  
非相待為誰出

鳳珠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

沙發靈實殘璋斷壁澤而黝浴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  
售鼎眉黃眼爭研陋蘇子一見名鳳珠坐令龍尾羞牛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亢塞已數年太木生  
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  
者亦治為硯縱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  
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為貴端石絕品猶  
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珠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  
灘石那得度龍尾前一時譎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珠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胡仔曰武夷山未  
有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亦頑燥非硯石詢之士人未嘗



以為硯方悟坡公為人所証若劍浦黯淡難有十種石黑  
眉黃眼人以為硯鳳味必此難石也然去武夷遠矣詩話

古詩

眉子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闔新奇游人指點小壘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窓碧腸斷浮雲遠山色  
書生性命何足論苦費千金買消渴通來聚亂愁天上滴向君  
家書研中小窓書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  
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鉢千偈瀾翻無一語

謝冠十一惠端硯

陳無已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斷博半

瓦甕求補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為  
容江河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  
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沒入投深索千丈探領適遭龍  
伯甌轆轤拖出萬人賀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千  
襲包藏百金貴北行萬口更衆目冠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  
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似隣陶瓦磨竈煤輟贈不減前人志  
人言寒士真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龜玉韞積與無同錦衾還  
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注蠶  
魚要傳華嚴八千偈

律詩

謝唐秀州端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蟬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古詩 以下係古在硯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歿，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先骨朽，松棟為埃輕。築隄風雨剝，埏和鉛膏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斗情。磨失沙礫，麓扣知金玉聲。初求畎畝下，遂側几席清。入用固為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割紫雲，空負世上名。韓若毛穎傳，何獨稱陶泓。倘似較歲年，泓當視如兄。

許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陳去非

案異一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林汗繡楮。豈如此瓦凝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去玄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樸浦本弟昆，趣向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笑韓公無瘞文。

律詩

相州古硯瓦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詩話

歛石有數種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七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若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彦章詩云水蠶吐蠶抽銀忽雲絹裂斷擲殘縵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冷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于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端石佳品

硯錄云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備利抱水含浦唇暗麗長泓冷血痕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石與水爲入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雜著以下係水滴

水龜銘

傅玄

鐘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素王西狩麟筆削具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終軍壯哉筆硯

間英姿欲塵雲名參龜龍瑞威掃狐兔羣豈獨濡毫端正可清  
妖氛會當侍君王王殿清夜分轉寫胸中奇思波被無垠

### 筆 筆架

羣書要語筆述也述事而畫之也釋名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說文貽我彤管詩刀不利筆不鈔宜加砥  
削之揚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  
翡翠此筆非艾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光之翰用之  
者必被朱綉之衣踐雕玉之履矣傳子番禺諸郡多以青羊王  
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  
乎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亦若

兔毫會類說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頂  
輕便重則躓矣王羲之筆經薛稷封筆為毛刺史纂異記宣城

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文書作傳

詩句筆出衣兔翰文選落筆四座驚杜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

### 古今事實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博物志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  
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崔豹古今注

蕭何刀筆見書簡門

### 簪筆

張安世持齋筴筆事孝武數十年見其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王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吳志

夢筆如椽

晉王詢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

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詢草

夢五色筆 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因日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 見蠅門

製筆 見字學門

潤筆 見文章門

閣筆 王粲事

焚筆硯 並文章門

官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太寒筆凍帝令官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  
令白迺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並見字學門

筆耕見文章門

狸筆象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狸毫為筆  
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甕羅筆數石後

廢之號退筆塚尚書故實

詩贈筆工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  
鴈頭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  
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實貞  
回第弘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  
足用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床以下係筆架

梁簡文帝徐螭書特設書幌乍置筆床筆四管為一床也北齊錄

石架

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差事天寶故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邠地外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姐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徒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燕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交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用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八竅而跣居獨取其毫簡隨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入疆記而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務之務官府簿書帛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受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

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右自程雖  
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  
玄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  
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  
臣所謂畫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  
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  
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于  
孫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

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微見幸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陳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  
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于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  
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畫墨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  
百枚用米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  
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又也 志林

筆囊銘

張敬夫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贈筆工吳說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于一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猪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方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處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然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猶劣如魏元忠所謂

騎窮相騾脚挂燈者今日忽于叔靜家用諸葛筆驚歎乃爾醜藉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

始用兔毫

程泰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貶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古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  
猶奮鬣雜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語時來得  
所遇穿墻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紫毫筆

白居易

紫毫筆尖如錐今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其重管勒土名  
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  
盼左右臺起居橫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  
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

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  
錄制詞

林為之送筆戲贈

黃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銑澤毫心或粗糲功將希粟  
尾拙乃成棗核李慶縛散卓含墨不能洩病在惜白毫往往半  
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毫亂乃似逆梳髮張鼎  
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為之街南居時  
通鈴下謁晴軒坐風涼恠我把枯筆開囊撲蠹魚遣奴送一束  
洗硯磨松煤揮灑至日沒發年學屠龍適用固踈濶廣文困藜  
藟烹茶對秋月略無人問字况有客投轄文章寄呻吟詩授費  
頰舌閑無用心處雌黃到筆墨時不與入游孔子尚愛日作詩

當鳴鼓聊自攻短闕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黃山谷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衾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  
勤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一首

黃山谷

枕柳葉暗賓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應來  
作管城公前奉穆父

明窓彫帽見蒙茸醒看青鞋在眼中束縛歸來儻無辱逢時猶  
作黑頭公後奉子瞻

謝送宣城筆

黃山谷

宣城絲絲博雜匪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東喜從公處得千金求  
得市中無謾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  
手不將閑寫數文書

筆架係筆架

劉彥冲

刻畫峰巒勢戶功翰墨餘鎖窓閑畫永高臥數中書

# 紙

羣書要語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釋名會稽褚先生韓毛穎傳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褚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纂異記既  
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錄金之則卷傳咸紙賦  
漢官儀以紙為番為幅為枚北戶錄

詩曰高文擲綵牋杜巴牋染翰光杜刻藤開玉板坡洛陽紙價  
頗能高杜麥光鎮几淨無塵坡

古今事實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  
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帑其字從巾縑貴而簡重並  
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日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  
楮皮為縑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  
侯紙

洛陽紙貴見賦門

與紙九萬語林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語林

用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紙譜

造側釐紙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鯉與側  
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豸側因以為名

造銀光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

唐杜暹為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受  
一百時人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為便號薛濤牋

烏絲欄

霍小玉取珠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孫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  
生援筆成章異聞集

古今文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剡溪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平地者春到必動此藤

亦本於地方春且久絕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剝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久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入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剡藤之歎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片牘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斂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

專文卷五集 卷之十四 十九  
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  
言輩誰非書刻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蠶之雖舉天下  
而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  
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狂之道在則暴耗  
之過莫猶橫及於物物之資久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閱  
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閱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  
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  
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王版紙

黃魯直

王侯鬚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惠我百信知溪

翁能解玉鳴砧千杵動秋山裹糧萬里來輦轂儒林丈人有蘇  
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小楷  
多傳樂毅篇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掃蘇公門乃令小人今  
拜厚去騷甚遠文氣卑畫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  
掌殺青司記錄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菽願公進德  
使見書不敢求公米千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黃魯直

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  
異夏得裘環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官  
錦惜無阿買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爾羞白想當  
鳴杵砧面平桃根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瘡衣腥膩北

歸客君侯謙虛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容牛蹄識  
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鉤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  
敢虛辱煮泥續毫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  
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筆謝風塵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  
華內外篇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推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氏今樣魚網肯  
數荆州池霜統奪色買不售虹玉喪氣山無獺方船穩載獻天  
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  
久寄金穀地方執陽筆磨切螭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畫  
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許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畫

鏤空爾糜米脂揮毫才足記姓名竊學又耻從師宜師宜官南陽人  
晉右軍贊云師宜懸帳之奇今去官字極晉贊也忽忽點污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為辭  
篇終有意責趙壁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  
以秦為雌見孟嘗君傳

律詩

李真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可並爾淨雪難如莫惟殷勤  
謝稟卿正著書

蜀牋寄弟

韓浦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

手浦籍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云  
十樣亦東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  
脩五鳳樓

### 墨

羣書要語墨晦黑也釋名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相墨

經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終減半寸者萬金不換同上梁朝以墨

為螺為量為丸為杵北方錄絳人陳玄韓毛穎傳子墨客卿相

如賦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纂異

錄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雜志

詩墨出青松煙曹植樂府遠致烏玉訣坡

### 古今事實

月給隄糜

漢尚書令月給隄糜墨太小二枚西京雜記

贈墨一丸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  
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  
顧野王輿地志

###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搗訖以細絹筵於缸中墨一斤以好  
膠五兩浸穆皮汁中穆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鮮膠  
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



別治細篔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檣二萬杵多益善合  
墨不得一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渾溶見風日破碎重不  
得過二兩太平御覽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贈石墨二螺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  
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于御樓上見一道士天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  
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唐錄

造墨致富

王方翼燒松丸墨為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太醉以頭濡墨而書

池水畫黑

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畫黑

以墨灑入

婁師德居夏官選人填委紛逐爭進至灑墨不去

佳墨乃書

裴行儉每日褚遂良非佳墨精筆末嘗輒書

磨墨數升

見為文敏速門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

名家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紋仁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雙脊龍樣尤為佳品滙水燕談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為墨身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憲耶石曼卿言蓋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身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吾為

鳥經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廷珪墨見遺形製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志林

貴黑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志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無老松胞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熟萬

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  
房櫳金戔灑飛白瑞霧索長虹暹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谿石琢馬肝刻藤開玉版嗟嗟雲騎出奕奕龍蛇縮此中有何  
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隴糜給尚方老手善  
編割分餘幸見及花落一歎報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齧齧危池研竈煤葦管書栴葉近者唐末  
子遠致烏玉决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坐蛇蚓稍  
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意拾輕煤佛帳掃餘韻辛勤破午夜收此長寸玉痴人畏老  
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酒畫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

不定且將注蠹魚莫草三毛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  
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  
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姪妍一朝  
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  
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  
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人下視  
之蓋跪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志林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25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鴛腥膻汗方几莫年却得瘦安西身厭家  
雞題六紙一子風流冠當代願與兒童爭溫喜秦王十八已龍  
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麗猶堪鄙一生當着幾兩屐定心肯為微  
物起此墨足支二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入磨墨磨人瓶  
雖未罄壘先耻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自鉏理作書寄君  
君莫笑但覺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余萬竈松煙何處使  
君不見水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  
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  
詩當大笑寒窓冷觀冰生水

古墨行

陳無已

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  
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玉亦裕陵  
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  
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一矣嗚呼世不  
乏奇乏識者耳敬為長句率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  
外非良質潘翁拜跪磨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鑿無道  
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  
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適齋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  
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雲入長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  
知玉盃人間見夜光炎炎衝牛斗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

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悉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  
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蒲  
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  
可凄然云志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禮樂部

禮 儀禮附

羣書要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注上天下澤履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易卦謙以制禮係辭曲禮曰毋不敬曲  
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諭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  
軍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識不

莊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曲禮夫禮自卑而尊曲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曲禮不驕曲禮不淫曲禮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驕曲禮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禮記則行禮記先王之立禮也禮記有本有文禮記忠信禮之本也禮記義理禮之文也禮記無本不立禮記無文不行禮記同上禮者猶體也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禮記經禮三百禮記曲禮三千禮記其致一也禮記同上禮雖先王未之有禮記可以義起禮記禮運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禮記遠禮記詩禮義廉耻謂之四維禮記管牧民禮記詩句頗聞延諸儒破訟作時禮禮記山谷

古今事實

祭祀之禮

禮太古之時燔黍捭豚禮記汗尊禮記杯飲禮記猶可以致敬鬼神禮記

嫁娶之禮

伏羲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禮記本記

軍賞之禮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可為軍禮禮記九牧倡教可為賞禮禮記通用

三代之禮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禮記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禮記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記

秩宗典禮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禮記天地人禮記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禮記

周公制禮

禮記卷之十三

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明堂位

修五禮

舜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舞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天敘有典勅我五禮五惇哉

孔子問禮

孔子謂南宮叔敬曰吾聞老聃博知古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家語老  
子提提仁義滅絕禮學吾無取焉耳楊子

愛禮存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叔孫綽慕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皇帝於定陶羣臣飲爭功或拔劍擊  
柱上惠之叔孫通說上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  
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吾不忍為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綿葛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曰吾能行此  
乃令群臣習肄會長樂官成諸侯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震恐肅敬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  
舉不知儀者輒引去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  
之為貴也

議禮如聚訟

曹褒上疏具陳禮之本董帝拜褒侍中班固言京師諸儒多能說

禮宜廣招集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二年不成會禮之家  
名為聚訟帝於黃門持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  
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  
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眾論難之故但納之

以曲禮為曲見師生兩

縱禮茂禮

譙郡祜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魏記阮籍嫂嘗歸  
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正觀開元禮

房玄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因隋之禮增為正觀禮元宗詔王

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卷是為開元之禮

宋朝之禮

開寶間命劉溫叟撰開寶通禮全體是開元禮慶曆間命賈昌  
朝撰慶曆新禮天聖間命王暉撰禮閣新編政和則有五禮新  
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

漢儒儀禮以下係儀禮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  
之說前藝文



漢興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淹中而河間獻王好愛古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攷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正義

徐蕭傳授

孝文時徐生以容音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授戴德戴聖謂之五傳弟子正義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禮

韓愈

余嘗讀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浴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

朱文公所編儀禮條目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冠義附

士昏禮昏義附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

鄉射禮射義附

燕禮燕義附

太射禮

聘禮聘義附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喪服小記太傳月服問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祭義祭統附

禮記次篇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太傳與喪小記誤處多宜釐正

樂記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太學五篇為一類

儀禮問答數條

右問伯恭三禮篇次已上恐有未妥幸更詳之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此小朝聘燕享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七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陳振叔亦盡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太經處這是禮須有箇文字

問祭禮附祭義如說考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此謂建設朝事燔黍臠膾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

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

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王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如要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

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王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

一書

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常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美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為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后人作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胡仲明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好處 並朱子語錄

### 四先生禮

問四先生禮曰二程及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本槩本儀禮而  
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  
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則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  
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 伊川知禮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  
孰彼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曾丁母難也不消如此說人自  
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  
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宋温審不是到居喪方始來理會 朱子語錄

## 樂

羣書要語天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禮記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尚書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

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

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樂記 八音者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為鐘石為磬絲為絃竹為管匏為笙

土為瓊華為鼓木為祝敔 五經通義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商

章也物成熟可童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平角也宮中也  
居中央暢四方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羽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

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材為水為智為聽官為  
王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漢書煩手淫聲情埋心身乃忘和平謂之鄭聲左  
詩句賜道者誰子商者何樂韓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孟  
常作金雁石忽為官別商孟

古今事實

黃帝之樂

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莊子又作雲門太卷注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也太司樂

帝王之樂

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童舜作招禹作

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八作為

夔典樂

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書下管鼗鼓人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尹允諧同上

古樂新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以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鈞天廣樂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繆公嘗如此五日不知人七  
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有神遊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一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史記

季札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夫如天之無不禱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蔑加於此美左襄廿九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後世淫樂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樂記

漢之樂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唐之樂

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乏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緣情以作樂國之興廢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

所感各因入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王樹伴伯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奏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霓裳羽衣

元宗即位新聲散樂倡優之技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揚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宋之樂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一律皇祐中又使胡爰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二年凡神考詔鎮與劉几定樂公

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夏區斛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昭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舜武王之樂

朱元晦

按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

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二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撫下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  
韶自是不同

造律起於黃鐘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  
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  
以律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分為寸一黍之多積而為  
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  
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  
之於權衡是二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

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鐘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  
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以  
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  
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藏於無  
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  
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矣

論樂之君臣

黃鐘之律最長應鐘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  
相為宮商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太  
響有十六箇十六固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  
半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



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狴賓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  
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朱子語錄

律以中聲為定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律不得中  
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  
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帝時即有五  
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皇帝神聖  
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  
和唐太宗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矣云如此議  
論又似在樂不在德也 朱子語錄

古詩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  
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銀黃鉞定兩京  
擒元豨實四海清一十有四功業成一十有九即帝位二十有  
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  
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然女  
三千放出宮外囚囚有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鳴咽思  
殺身含血吮瘡撫壯士思摩奮呼乞效外則知不獨善戰善乘  
時以心感入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  
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  
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綠山未亂入梨園。  
 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  
 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  
 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  
 金鈿照耀石籬寺，蘭麝薰煮溫湯源。  
 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  
 冬雪飄飄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翻。  
 歡娛未足燕冠至，弓勁馬肥胡語喧。  
 幽土人遷避夷狄，悶湖龍去哭軒轅。  
 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歎盡一身存。  
 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  
 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蒙雨露恩。  
 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  
 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  
 紅葉紛紛蓋歌瓦，綠苔重重封壞垣。  
 惟有中官作官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別集十五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羣書要語九上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泰卦諺曰川澤納污山藪  
 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左宜十五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擢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坡文堅忍小不忍  
 則亂大謀語必有忍其乃有濟君陳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左  
 詩句容民字量恢曾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荆公全德在包

荒蕪蕩志隘八荒蘇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堅忍無人明  
此心忍垢待濯盥山谷

古今事實

絕纓不問 見醉飲門

木強少文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  
說事東向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鈍少文如此

吐茵不問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茵中吉亦  
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小便不問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  
知不反冰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

翻羹不問

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惠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其  
服寬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其恆度如此

破敵圍碁 見碁門

浮海不懼 見風濤門

謀害不懼

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  
欲於坐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違道守在四鄰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爾遂笑語移日安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荊州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指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着公曰我猶患其重腹可容人見腹門

不見喜愠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之容

賜死圍碁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首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歛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安歛藥而

卒其鎮靜如此

盜米不問 見米門

取馬鞞金

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為相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臾定宰相走則亂矣問里羣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陳君賞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又不從日久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一

夫印不問 見印門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今公死矣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數十倍之衆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

遲更銷變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

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代宗紀

奴盜銀盃

柳公權嘗著盃盃一筥藤織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

詐跌寶器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談叢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六 四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玉盃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置杯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吏誤觸臺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更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劉斧翰府名談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即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

世也遯齋閑覽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塵史

執燭燎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羞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記聞

黑白不分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程遺文

虜至飲博

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其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言行錄

拜勅復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公方與郡官飲

上下皆皇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此勅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記聞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塵史

息從卒喧

見歡燕門

毀語伴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伴為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知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伏其量凍水記聞

呼名不問

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誑之者文忠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問

辱以激志以下係取手忍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堂下賜僕妾食曰張儀天下之賢士恐其樂小利故召辱之以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廉藺相避

賈寇相避並見同列和門

佯死廁中

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篋置廁中使醉者皆溺之

佯出跨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方劍怯耳遂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佯出跨下市皆笑信以



為怯

圯下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弩不為鼯鼠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尺庭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為忍須臾見謂見門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温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而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忤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呂温卿出使秋孔自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為孫公談圃

三斗醋

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沂公筆錄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十一

佩帶自緩 見佩門以下係褊急

自投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廷聞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問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非公褊急而好聚故至是 左定三

舉稷擲面 見前門

展碎雞子

晉王迷字懷祖性急常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踏之又不得瞋掇內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奔性麤耳忿迷極罵之迷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奔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輕犯雅俗

鄧文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 嘖有煩言 左傳注嘖至也煩言忿爭也

輸棊投局 見棊門

蜂螫擣液

皇甫湜性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飲蜂擣取其液

咬臂血流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下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咬其臂血流

怒蠅棄筆 見蠅門

執髮胡孫

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為執髮上胡孫 朝野僉載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十一

量有大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夫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為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木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之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只是識量不足也程氏遺書

容齋燕集詩序

陸務觀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

容物固無其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公之容固難矣。至於惟口語，往東議少年之喜謗，前車者闕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虫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觥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慢耶？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報說鬼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在？於是坐客愧

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其爲記，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魏將覽觀之，以自驚焉。

律詩

答黃聞善

黃魯直

推床破面張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鄰。尊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氣如三春。

### 志氣

羣書要語：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遯世無悶。大過：儒有可親不可劫也，有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行：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九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慕其氣公孫丑上幹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唐文粹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同上據長江如指盃擎太華若破塊同上鰲怒則蹴翻五嶽鯨擊則掉破百川皮日休雖分國如錙銖儒行塊視三山杯觀五湖文粹

**詩句**長劍倚天外李太白掛扶桑宋玉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杜安得倚天劍李太白跨海斬長鯨李太白巨鰲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李太白

**古今事實**

飲食尊膽

吳王敗勾踐於夫椒越王保棲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尊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耶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之外吳其為沼乎

宰社見志見社門

乘駟題橋見橋門

棄繻出關

乘車出關並見關門

有志竟成

車駕至臨緇勞軍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塞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木

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本傳

投筆封侯

班超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不掃一室

陳蕃字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掃洒答曰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勤大奇之

耻從賤役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彥宗學逢萌給事縣為亭長時尉過萌候拜

謁既而擲板歎曰大丈夫安能為役遂之長安學焉

封侯廟食

梁靖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歟蘭君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竟無所就

探虎穴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朝暮運甓

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間

敵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若此

當復神州

周顛奔琅琊王睿諸名士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耳後生風 見車門

自取富貴

北齊高昂曰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笑入寂寂

齊王融自恃門地三十內望為內輔及為中書郎撫案歎息曰為爾寂寂鄧禹笑入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植車壁云車中

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驕

提劍取侯

後周宇文貴少從師授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侯何能為博士也

渠老一儒

馬遂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不作章句儒

李靖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磨鐵硯 見視及賦門

軍籍志失

軍籍志失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脩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

損名驛婦見驛門以下係無據守

便液俱下

真宗晚得風疾嘗卧宦者周懷政復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定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誅懷政黜準乃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

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龍川志

既隱復仕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鷄倦遊錄

古今文集

古詩

李翰林

皮日休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礫硯千丈林澄徹萬葉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太子親

54



賜食醉曾吐御床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第失恩  
出內署海嶽甘自適刺謁戴接離赴宴著穀展諸侯百步迎明  
君九天億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太鵬不可籠太椿不可折  
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嶽為辭鋒四溟作窟窟惜哉千萬  
年此俊不可得

書懷

李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  
遊帝都安能不費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詩話

詠山見志

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萊

公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賦詩見志見狀元門

舟詩見志見舟門

賦梅見志見梅門

作賦見志見賦門

# 剛正

圓曲附

羣書要語六三德二曰剛克強弗友剛克洪範剛亦不吐丞民

剛毅水訥近仁語六三德一曰正直洪範好是正直詩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小明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同上

詩曰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孟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大韓堅心如鐵石孟要欲經百鍊坡當為壯士飲背裂鬚鬢坡執簡寧尋柱持書每去邪柳

古今事實

欲焉得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養氣至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大剛則折

漢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捕盜賊威振州郡雋不疑曰凡

為更大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未終天祿勝之納其戒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四礮所拘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末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辭酬和殊乖琨心

剛腸疾惡

晉稽康與山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二也

剛正被讒

魏謩讜切無所回畏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讒罷之

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天經初論 剛說

蘓子瞻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

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八戶君亦移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

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木  
 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  
 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遛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  
 可盡戮乎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麟奏  
 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  
 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  
 於必死平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  
 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尤恐不足當  
 憂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  
 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遺其子總勵  
 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擊蛇笏銘 并序

石介

祥符間天慶觀有蛇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  
 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  
 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  
 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  
 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則蛇無異焉夫天地間有結剛  
 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  
 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  
 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  
 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噫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

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  
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  
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

詩話

真剛不屈 見榮卿門

雜著係圓曲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  
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  
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  
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六圓

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  
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  
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不圓且陷不義躬自  
戲圓又失方正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  
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  
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  
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  
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臬上叔盈  
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

其心以殉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  
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  
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昏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  
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致以便往曲視以回自猶患  
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  
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  
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藝其直涵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  
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  
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  
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  
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白

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類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  
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六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清廉 貪濁附

羣書要語 儒有砥礪廉隅 儒行 可以取可以無取 取傷廉 離婁

廉吏民之表 文帝詔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世人皆濁我獨

清 誰知予之廉正 並楚詞 廉不沽名 柳玘家訓

貪濁 吏以賄賂為市 漁奪百姓 侵牟萬民 漢詔 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 曰簞簋不飾 賈策 囊帛櫝金 孫樵文 以

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 朱文公集

詩句冰壺玉鑑懸清秋 杜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

露之玉壺 杜亂山深處長官清 坡貪濁大吠何喧喧使君要覓

錢 唐漢誼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坡

古今事實

頑廉懦立

伯夷聖之清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萬章

仲子烏能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然仲子

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 左傳

受魚失祿

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震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贊曰震畏四知



清白遺子孫

楊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羊續懸魚

見魚門

時苗留犢

見牛門

孟嘗還珠

見珠門

一錢太守

劉寵為山陰太守召為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

府下車大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之選一  
大錢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金付縣曹

後漢雷義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十斤謝之義  
不受金主同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豈理屋宇見之金主  
已死無所復還乃付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秉為大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  
白稱常從容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贊曰秉去三惑

不受黃金

後漢蓋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遺金上聞

魏田豫為鮮卑護軍校尉鮮卑素利多以牛馬遺豫豫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可以為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以狀聞志

藏絲付吏

晉山濤為右僕射初袁毅為勳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

酌貪泉飲

晉吳隱之傳廣州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多賈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後至百番禺其妻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

不受米舟

有麥辭米 並見米門

裂絹為禪 見布帛門

不受梁肉

梁沈顛齊末兵荒與家人併日而食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受唯采葶苈根供食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役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神金不受

唐李商隱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受紙百卷見紙門

詐清真清

唐陸真倩為扶溝時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唯景倩曰真清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薨於天咸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

遺金不受

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賫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冷受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密曰太祖曰執廉節砥澆風溫叟有之矣訓監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升初在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二蒼頭執事

不持一硯見視門

不載一物

余靖為廣西安撫及北歸不載南方一物還

帳市白集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筆談

不市一物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

所須言行錄

一毫不取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穎州悉封而返之於光尚不受他人可知矣十國紀年序

金不敢遺見金門

謂之饜發以下係貪濁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饜發舜

投諸四裔左傳

受賂加賞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坐贓百萬

陳湯先誅斬郵支單于有大功成帝時受王褒妻金五十斤為其子比例上奏求封弘農太守張正坐贓百萬使人報湯為公罪得踰冬自謝千二百萬事覺免為庶人

放梟囚鳳

後漢陳耽為司徒時詔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者其內官丁賓客雖倉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耽與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劉陶傳

賂細布

晉王戎為待中南郡太守劉劭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見以知而未納得不至

船載綿絹

宋孔覲為司徒長史一弟東還覲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覲命置岸側謂曰汝輩泰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豎邪命燒盡乃去

賂紫纈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詣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垣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與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

胡椒八百斛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斛

遺絹二百萬

太宗時鄭注得幸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二百萬

受贓棄市

太宗朝著作佐郎盧珮坐監某州權酷受贓棄市

受贓流罪

真宗朝著作佐郎張清以贓敗杖脊配沙門島 仁宗朝知漣水軍鄭餘慶等坐枉法自盜贓杖脊配廣南

獻楊梅仁

送牛酥並見饋遺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可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可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可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舉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顯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

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夫豈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師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冰壺誠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天洞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形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窗，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

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麗恭致冰，席皮洗積，緝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登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烟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古詩

元魯山七愛

皮日休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蠶毋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水蘩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鷄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晝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食，定立陳寔碑。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七 德壽堂梓  
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廉泉

蘇子瞻

水性故自清不濁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  
廉乃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為柳宗元孰是吳  
隱之漁父足豈激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  
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捋鬚看鬚眉好在水中人到  
處相嬉嬉

律詩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  
和親王狀始廻鎮臨求二陝調燮較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

擁來下車三度用上事數聲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  
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恬淡

羣書要語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孟子人不婚宦情欲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劉子聊暇日  
以倘伴楚辭就菽澤處間曠釣魚隱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  
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莊子農夫簞笠共談隴畝間  
葉正則文

詩句高眠著琴枕散帙檢書燈張籍披書坐落花王無功解組  
便為寒處士輕篋短笠伴春耜歐詩愛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七 德壽堂梓



姚少監睡驚可忍風敲竹飢散那堪月在花鄭守愚踏苔行引  
輿梳石卧論文賈閻仙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卧遲  
姚少監

古今事實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主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  
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  
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  
前所耳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  
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入灌園高士傳

山北山南

法正傳注法正字高卿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  
臣仲尼柳下惠不丟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公曹如何正曰以明  
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  
之南守遂不敢蜀志

不愛執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  
不愛作執官但思之爛執耳

但歸葱肆

南史梁呂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肆為業及  
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逍遙自樂

徐勉曰夕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秋躡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本傳

安貧樂道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攬眉所居寢息處號為安樂窩呂氏家塾

不謁貴人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坡答李薦書

初若恬退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二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後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廁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出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內制序

歐陽永叔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穎之間涼竹籬之暑風曝茅簷之愛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目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存孰亡是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田夫野老而已

豪俠

刺客

羣書要語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漢貨殖傳世有二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斷辯論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謂之遊說色取仁合時好連黨類立聲譽以為權勢者謂之遊行皆亂

之所出生也

荀悅云

詩句雄兒任氣使聲益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張華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古詩

古今事實

季心任俠

季布字季心豪氣聞關中邁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爭為死

劇孟致客

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解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博徒能之乎

父喪致客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元龍豪氣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禮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床備曰今天下大亂君須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諷也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張相善啗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君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

曰賤子貧困欲就木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羅罟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神肴以獨分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由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豫讓報仇 以下係刺客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聖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

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後竟殺之

聶政為人報仇

初軹人聶政殺人避仇與毋姊如齊以屠為事而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依累有隙求可以報仇者齊人政政勇仲子乃以黃金百鎰為政毋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毋卒仲子乃使政刺仇累政因自披面抉眼帶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勞聞往哭曰是聶政也以妾在重刑以絕後奈何畏殺身之誅滅賢弟之名遂死於尸旁

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賢車辭厚禮請見之

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卅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秦養荆軻無所不至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則將軍之仇報而且鄢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首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入秦荆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

搵之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劍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徇

郭循殺費禕

蜀大將軍費禕歲首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循殺之禕姓費流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

盜刺武元衡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刺客說師道曰客請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罷兵矣

師道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君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甕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捺者皆索之成德軍進秦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京兆王明日將發

其小卒詎留守呂元膺生變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  
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魏皆高山深  
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  
捕賊數日有山棚警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  
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  
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  
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  
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  
淨舉火於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  
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鞠嘉珍門察始知殺武  
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

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古今文集

雜著

游俠傳序

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  
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  
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  
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隘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  
首於是皆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罔  
疎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  
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七十一

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  
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失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之在上示之以好  
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知禁而反正乎。

古詩

公子行

聶夷中

漢代多豪族思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  
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美人盡如月南威莫  
能足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飛瓊奏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  
營陽死無人駐白日

羽林行

王建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  
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上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  
定鄉吏籍中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逢楊開府

韋應物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拊檣蒲  
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  
獵時一字都未識飲酒肆頑癡武皇昇仙去惟悴被人欺讀書  
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慙發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座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韋蘇州此詩乃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正  
可與王建羽林行並看常詩格律深妙流出肺腑非學



德壽堂梓

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

見韋詩寓言耳後村

刺少年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纈羅衣香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  
云天上郎別起高樓連碧條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  
前皆把金花落飛鳥自說來生未為客一身美妾過二百豈知  
斷地種田家官稅頻催没人識長金積玉夸豪毅每揖閑人多  
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祇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  
波尚變為桑田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詔華  
鎮長在白頭面敝專相待

少年行

李白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  
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  
隨喧妓女風光去處蒲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  
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  
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迴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為門  
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  
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其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  
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

事文類聚川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離身不死宅中歌舞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  
是令人却憶平原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  
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  
山頭

律詩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履豪甚指點銀  
瓶索酒嘗

雜著 係刺客

真義士

胡明仲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

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  
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  
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  
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  
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  
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太學之道不過如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  
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一心之勸  
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